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黄嘉績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法祖

東漢章帝時校書郎楊終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絶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妨害於民也

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左丞相陸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歌縱令陛下一身

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逄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吴之龍逄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弃邦内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吴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强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隷超步紫闥於彧

巳豐於器巳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幾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

来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内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内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内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

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臕羊度黄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宫女曠積而黄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

遣歸来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戸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安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

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邉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無有内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兹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吕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

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鮮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寃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録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後魏孝明帝時河陰令高謙之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

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懐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来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髙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意

宋仁宗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龎籍上奏曰臣近因上殿面奉聖旨令有事具實封進来者臣退量孱昧罔通政體誤膺詢訪茍有愚見敢不罄陳恭惟三聖垂統紀

律大具陛下文明恭儉紹隆寳圖祇守先訓克臻至治臣竊見朝廷政令有漸異祖宗之制而宜改復舊貫者多矣畧舉數事條之如左

一進退輔臣最為大事非止一時褒貶盖欲垂戒後來祖宗舊制輔佐近臣罷免之例甚衆有因求退得請者有均以勞逸為名者有暴其顯過者有隱其罪名者然所授官秩輕重皆有區別伏見去年執政之臣最喧物議內有廢弃典法公營私寵者

此最昭昭於天下也臣於去冬及今年正月七日所上書疏及劄子言之已詳昨者外間鎖院衆謂必獲罪而退洎制命宣行大者得使相次者尋亦遷秩況使相請俸月踰千緡中常州郡一年之賦未足充其歲給自非有功有德何以克勝且登用未及一考而退之者是以譴罷也乃以使相及遷秩處之以此為戒臣恐來者不懼矣必曰當權之日雖壞國法營私恩亦不失作使相及遷秩矣臣

欲望聖明令史臣檢尋祖宗以来進退輔臣體例著為篇部以備聖覽此後用為定準如此則忠正者持衡之時務盡公理乞身之日得以禮退私曲者使之當權必懷畏懼茍至獲罪永為懲戒此事體大乞留至懐

一前代職官之制皆有定員使上下不得超越而進也國朝建官雖異於古然於員數未聞過多近年以来漸異於此盖是好進者務干求寵名執政者

不堅守舊制故也今資政殿翰林侍讀學士員數過多恐增之不已更無限局欲望準約舊典以立定員員既有限求者自息矣

一金紫者文臣之貴服也祖宗以來謹重賜與自前或因差遣上殿特恩賜之然多是已在升陟任使者近年伏見有差遣未出常調或秖是知縣之類因公事上殿亦得攺賜遂使三品之服漸成輕易臣欲乞愛重服章無及僥濫

一竊知向来每因南郊大禮添出諸般差遣名目多於舊日添一差遣則增一錫賜所以費用太廣實傷財力臣欲望將来郊禮令有司檢尋祖宗以来則例為定免至横添名件廣耗官物

臣智識愚下無裨聖德實欲朝廷凡百政令率由舊章沮勸允明僥倖咸塞伏望聖造留心埀采

英宗治平元年召唐介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

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絶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逺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

神宗熙寧三年張方平上言曰臣蒙恩朝對今已奉辭竊惟孤陋之質尚偶聖神之會上膺眷遇有異等倫今承特召而来安敢緘默而去輙獻愚忠上禆天聽臣聞人心惟危患生所忽動危甚易安之實難禁衛六軍邊防三路撫御之法善制具存民心戎事國之大本動静

之機安危所繫若民心危揺戎事興動策慮一失綏輯非易祖宗謨烈國家大計甚所慎重惟此二者不同小事隨宜改易縱有利害容得更張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以覆舟兵猶火也可以焚物亦以自焚焚溺之害當在吾之先見造形而悟已是後時害成乃悔何嗟及矣夫人臣之分出處是常家國大業天下重器譬之輜重豈可輕離願陛下思所以置器於安審所以藏身之固廣聰聽於符同之外採公議於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

情厚為社稷之慮使人安其業上下無怨溥天之下欣戴感德高拱巖廊之上保此泰山之安朝廷尊而國體平順氣應而嘉生遂不亦休哉臣踈外狂瞽不識忌諱以此愚言上答恩眷退就誅殛實所甘心

神宗時司馬光為翰林侍讀學士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獲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

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三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

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

哲宗即位初守門下侍郎司馬光請更張新法上奏曰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禄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反正混一區夏規摹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

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業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并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鄉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

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衆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攬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觧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為而不可哉

元祐元年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

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
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呂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
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
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
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
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
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

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内外整肅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歴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茍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

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寛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田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

二年正月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奏曰臣近以試舘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盖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

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覬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

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册書之自耳目所聞見

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効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跡觀望雷同以求茍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寛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

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汚屈已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覩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

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隳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寛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輙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無行二帝忠

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踈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即荅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

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

卒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寛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寛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

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耳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寛剰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寛剰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内帑山積公若力言

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陜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為不可及去年二月六日敇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為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寛剰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將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

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

也臣為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
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
先帝於此盖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
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為
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
所以一一縷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
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
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

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

右正言丁騭上奏曰臣伏見本朝祖宗之德具在方策威明仁厚不惟有益於當時皆可為法於後世竊惟陛下即位以来首延儒臣侍講禁中如論語孝經皆聖賢之言行固足以啓沃上心導明睿性臣愚欲乞既講罷經義更以祖宗故事一二端為陛下開陳仍乞曉諭侍講臣僚豫先編叙六聖典故可以取法於後来者以備

講筵聽納庶幾前聖後聖所為所行如合符節威明仁厚之德源源相繼天下幸甚

七年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欲帝法仁宗五事上奏曰臣掌國史伏覩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陛下嗣位于今八年昧爽而聽朝旦晝而講學風雨不易寒暑不倦可謂勤於進德矣然而天衷淵默聖度高遠中外

之人未知陛下睿意所好如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羣臣雖欲少裨萬一亦無所自而入方今四海顒顒想望太平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荅羣生之望則天下幸甚

祖禹又上奏曰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饗荅福應尤盛侍祀之臣以為前後未有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

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譽美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荅天休衆之所欲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誹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大福又獲民譽益思戒慎唯勤修德修德之實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

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録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羣生之所願則天下幸甚

祖禹又上奏曰臣竊惟太祖受天眷命剗革五代之亂櫛風沐雨為子孫立萬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内守之以文由真宗至于神宗皆致太平海内晏安百三十有四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創業之君起

於細微身歷艱難親履勤勞先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履勤勞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為難蓋危亡必起於治安禍亂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

自抑畏儆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蚤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勑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敵人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以為陛

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間安靜無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靜毫髮無所改為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詔左右大臣動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必皆了然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髮而物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能鑒妍醜而人無所遁其迹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鏡所以能明者至靜也使水鏡自動則雖山岳不能見也

人心亦然唯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唯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唯至静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曰虚一而静謂之清明聖人清明燭理生於心之虚一也陛下何不觀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不出房闥未甞知天下之事一旦臨朝所行之政上當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唯至公至正至静而已夫小人之情專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進故不便於静唯欲人君多所作為朝廷多所變動則己有所希兾於其間矣若

朝政守静上下各安其分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親萬幾小人必欲有所動揺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可移聖政不可改也金石可毀聖心不可變也使讒邪者不能進説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陛下如以臣言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時明示以聖意所向使中外一

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衆人恐有姦言邪說惑誤天聽故近與蘇軾先事上奏必蒙省覽陛下聖學稽古不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仁祖法則太皇使天下熈熈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則臣之志願也不勝區區之愚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豐稷上疏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洪

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

祕書省校書郎陳瓘上奏曰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復究問意感悅

徽宗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御史中丞王覲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

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

著作郎楊時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

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熈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

欽宗靖康元年河東北宣撫使李綱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潛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外患迭興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

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冒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欽宗時李光乞討論祖宗故事劄子曰臣恭聞仁宗皇帝有言曰準之先民孰若率祖禰之為重大哉王言臣嘗謂自生民以來言守成之君者莫盛於髙宗書稱其

德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然則治天下者曷可不以祖禰為法哉恭惟聖宋之興太祖太宗以英文烈武戡定禍亂創業垂統規摹宏遠矣五宗守成以至道君上皇繼述之美天下治安幾二百年明禮樂修政刑内則躬節儉以涵育生靈外則謹邉防以制御强敵州郡之政揔之監司監司之權歸之廊廟上下相維内外相統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順者陛下天縱神聖潛養既久更事亦多伏自践阼以来夙興夜寐兢兢業業

思祖宗致王業之艱難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延見羣臣勵精求治首以紹復祖宗故事為言此誠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然祖宗成法具載典策條目非一未易槩舉伏望聖慈明詔三省樞密院大臣遴選宿儒精加討論可因否革勿拘以年紀損益更張務合乎中制庶幾年歲之間漸復祖宗之盛天下幸甚

高宗建炎三年趙元鎮上奏曰臣竊惟國家之有天下也始以太祖之武建創業垂統之功繼以仁宗之仁得

持盈守成之道致治之術先後相成垂裕後昆為法萬世哲宗時講官顧臨進言曰今不必遠引堯舜三代之法如祖宗之法則陛下之家法也宰相吕大防因舉祖宗之法切於時政者十數事當時以為美談恭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後履玆厄運孜孜圖治亦知有所稽法哉近降赦文遵用嘉祐勅令是將法乎仁宗之仁矣至於臨部伍申號令親戎旅之事推腹心同甘苦協將士之情赫斯一怒旋乾轉坤又以法乎太祖之武則中興

之治誠不難致是皆陛下之家法也舉而措之事業之間復何加焉尚願持之以不倦之誠而期於必成之效則天下幸甚

高宗時吏部侍郎綦崇禮上奏曰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官司案籍例皆不存而吏部所掌官簿尤難稽考故逐急申明以為約束其目非一士大夫到部凡磨勘注擬賞功任子之類皆粗有條理其後亦稍稍尋訪舊法在部見今遵用然風俗之薄久矣吏部隨事申明有所從

寛以便人情士既習見其事則雖有舊法而於已不便者則必羣譟衆起千訴百端必欲有司申明以破舊法如是者多矣臣竊思之士農工商之四者皆陛下之民也亂離以來士之失職者固可憫矣聖訓孜孜未甞不以是為言而今之在官者亦所同恤而無異詞也獨不念今三農之務與百工之肆商旅往來之塗亦能無失其業而官之為法曽少優於承平時否然則吏部所以待天下之士恐不可以廢舊法而專狥一時之人情也

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吏部自渡江以來凡所申明與舊法相戾者並從舊法其因去失案籍措置指揮令逐一類聚看詳若舊法已有該載不妨遵用者取旨別行刋定仍降指揮應吏部條目已有舊法者今後不許申明權宜改易庶幾士安分守而有司不至廢法亦中興之政所先務也

崇禮又上奏曰臣竊見近者楊惟忠邢煥皆以節度使致仕即不曾鏁院降麻伏縁節度使除拜移改若恩加

之類並須宣制豈有見帶節鉞致仕而獨不然此一時之闕典也臣嘗記祖宗時凡節將臣寮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如仁宗朝張耆自使相授太子太師楊崇勲授太子太保神宗朝李端愿自節度使授太子少保致仕皆武臣也惟熙寧間富弼以元勲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彦博也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耶近歲以来致仕者不問何人不復納節換官亦恐有違舊制

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并令三省樞密院討論舊典施行

起居郎周麟之上奏曰臣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亦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然則前聖典謨布在方冊後代纂之實為大訓顧可後哉昔唐史臣吳兢嘗采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為貞觀政要三百年治亂之龜鑑舉不出乎此洪惟國朝以聖繼聖傳襲一道故亦有寶訓之書追倣前制發揚光烈陛下紹隆丕緒祇

遹燕謀立政立事未嘗不以祖宗為法臣職在東觀修
纂日歷之暇竊覩祖宗寶訓自太祖皇帝至英宗皇帝
五朝並已成書惟神宗皇帝以後修纂未備喪亂以來
舊本不存將何以昭示萬世自陛下中興屢降睿旨委
官纂次因循迄今未應明詔憲章祖述庸有闕焉臣愚
欲望聖慈申命史館速加研考以次條類續為成書庶
以章累朝重規疊矩之懿明陛下繼志述事之美
左正言鄧肅上奏曰臣於今月初八日以本職上殿因

奏論次遂言敵人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今日事勢豈可遲也面奉聖訓曰正此討論欲併二省盡依祖宗法臣竊欣幸以為太平興國之治可以指日而望矣恭惟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分布四海取嶺蜀平江南來吳越下河東紛紛萬國莫不稱臣混一六合如指諸掌此一時富庶所以遠追成康而豐功偉績又有以過之也自時厥後日趨太

平羣臣無可論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簡髮數米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日益煩而政事所以日益緩也厥今天下如何哉兵戈未息邊鄙未寧朝廷措置當如救焚如拯溺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乎臣以謂英烈果斷非太祖太宗之道不可學也比嘗有討論祖宗官制之命矣今越兩月不聞所正者何事豈以為用兵之際未暇及之乎殊不知用兵之道正以此為急務耳盖法祖宗以考官制略虛文以稽實效者用兵之本

也不務其本而欲齊其末臣所未聞臣愚欲乞專委宰執辟禮官數人限以旬日期於必正庶幾法嚴事簡如出一人賞罰之權不至濡滯將使天下嘆曰太祖皇帝今復起矣敵人雖巧何足道哉昔高宗為有商中興之主為之舟楫鹽梅者傅說一人而已其言則不過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中興之道未有不以古先為念者惟陛下斷之

孝宗受禪著作郎王十朋上疏曰臣聞舜受堯之天下

序書者美之曰重華協于帝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記禮者美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說者謂堯之所為如是而舜亦如是故謂之協帝文王之所為如是而武王亦如是故謂之繼述臣嘗考其行事乃不然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者天下謂之才子堯不能用至舜乃舉而用之號十六相有共工驩兜伯鯀三苗者天下謂之四凶並在堯朝堯不能去至舜乃流放竄殛之而天下咸服文王在商之末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終身執臣禮

以事紂至武王嗣位之初乃會八百諸侯興仁義之師以代之天下遂一統于周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如斯而已矣昌嘗泥其行事之迹哉此堯所以得知人之明而武王為達孝也與恭惟太上皇帝至仁至聖內不謀之宮闈外不謀之卿士斷自宸衷以天下大器付之陛下世皆以堯舜擬之臣獨謂堯舜之遜固美矣然出於耄期倦勤豈若太上皇春秋猶盛而遽為是曠世絶無之舉哉真可謂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思所

以仰副太上皇之付託者當如何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才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非有所矯拂更張則無以慰天下之望必矯拂而更張之則必有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之說而惑聖聽者陛下於此有若難處者焉臣謂太上皇之與陛下可謂父堯而子舜矣以聖繼聖推誠無間豈區區形迹之所可拘臣下常情之所能測哉太上皇既以不疑而待陛下陛下亦宜以不疑而報太上皇三紀聖政可遵而行之者非一

也至若因時救弊有所矯拂有所更張宜若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斷然行之以彰太上皇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毋若曾陪臣孟莊子之孝而已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淳熙七年四月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周必大上奏曰臣伏見玉牒所修仁宗皇帝寶元慶歷十年事迹成書前期告于祖宗至日陛下御前殿而受之事體加重如此臣知陛下非專以纂述寶藏為恭也正欲考前規而

允蹈之也當是時仁宗在位已二十年西夏再盟中國無事方且幸龍圖天章閣手詔輔臣歴言時政其大畧謂公私匱乏仕進多門牧宰罕聞奏最將帥艱於稱職制度未立簡擢靡臻敵態難常獻言少實各俾條畫用備不虞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陳上躬之闕失左右之朋邪中外險詐郡縣暴虐以至法令之未便朝廷之幾事皆附于篇以備采擇又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至臺諫官等詢朝政得失兵農要務

過防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悉對于篇夫以光明盛大之朝而懔懔然常若危亂在朝夕者何也葢以自古人主在位既久則怠惰或生天下已安則侈驕易至故以唐太宗身履百戰肇基王業馬周猶告之曰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而太宗亦自問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徵旋有十漸之疏夫太宗既聖矣猶待臣下隨事正救乃克無悔

豈若吾仁宗德盛而愈謙世治而愈畏故舉政要徧詢近臣此慶歴之盛所以遠邁貞觀而垂裕萬年所以遠過有唐也歟臣仰惟陛下聰明文武本乎天縱克勤于邦則分陰在所惜克儉于家則一毫無妄費奬拔賢能不間幽遠聽用規諫每容疎直上畏天命下恤民隱凡帝王有一于此足以致治況陛下兼而有之乎雖然行健不已者天之道也不息則久者人之誠也陛下日謹一日將二十年仁宗慶歴維其時矣臣願因玉牒之書

以遠繩祖武考初元之政而益新盛德使馬周魏徵無以伸其喙而貞觀事業不足進於今則四海何患不一統太平何患不立致陛下留神而已臣不勝拳拳

孝宗時權吏部尚書韓元吉進故事曰漢書魏相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上施行其策

臣觀相所言可謂深達時變而知濟時之畧也葢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宜所以斟酌損益以為子孫萬世之規持守而勿失也昔者三代之盛莫如周而周之為治亦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而已豈必遠慕前古跂望為不可及哉宣帝之入繼大統也號稱中興緜得相為之輔初無甚髙難行之說非常可喜之論但欲奉行故事云爾夫故事者非他髙文景武已行之善名卿賢大夫未用之謀吾悉舉而措之天下國

家則是高文景武之治復見於今名卿賢大夫復生於時矣故其策不過於憂水旱之灾本於農而務積聚與夫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圖師旅而備西羌者僅十數條譬如良醫之論藥未嘗廣求奇方異品取之目前斷斷然皆可已疾而去病用能數十年間常平既置而水旱無虞循吏既多而郡縣咸理任于定國之徒治獄而民自以為不寃任趙充國之徒治邉而四夷罔不慕義功烈巍巍光于祖宗其效為何如

哉逮夫元成以後徒知用儒之名不知用儒之實而當時所謂儒者亦往往不習舊章不達治體妄引詩書以制作禮樂變易郊廟為務而經國大計漫不加省孝宣之業衰焉故臣以謂若相者真識時知變者也

直煥章閣王師愈上奏曰臣聞自古言無為而治者必稱有虞及以書攷咨岳牧舉元凱明四目以廣覽達四聰以兼聽一日萬幾兢兢焉業業焉有虞之君未嘗敢

自暇自逸也百僚師師庶官無曠大焉宅揆而亮采次焉有德而載采其或靜言庸違者則投之遠裔而不貸懋哉之辭訓戒切至有虞之臣亦未嘗以不事事為賢也繇是以觀有虞之際后克艱厥后盡道於其上臣克艱厥臣効職於其下故能自有為底無為後世之君臣乃慕無為之名昧有為之實端居穆清怠荒愒日陳力就列高談廢務欲求治效比有虞之隆豈不惑之滋甚恭惟真宗皇帝以濬哲之資撫盈成之運克自寅畏欲

保治安法宫之暇肆筆成書著勤政論俗吏辨以示近臣煥然之文昭回雲漢大哉之言表裏六經勤政論所以自警也俗吏辨所以勵羣工也終能措當時於泰和雍熙之域其與有虞之盛異世而同符所以垂規於後昆者顧不休哉陛下紹復大業適遵聖謨日新之德如天行健厲精研幾以圖天下之務宵旰焦勞如恐弗及於是表正萬邦脩明百度仰視真宗皇帝勤政論可謂允蹈之矣廓獨斷之明操馭臣之柄循名責實信賞必

罰中外小大之臣觀感而化罔不協心竭力趨事赴功成靖共匪懈之風革茍且怠惰之習仰視真宗皇帝俗吏辦亦可以無愧矣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竊惟陛下為然臣抑嘗聞之人君固欲勤於政矣或失之叢脞或流而為察慧又不可以不戒人臣固欲敏於事功矣或邀功而生事或作聰明而亂舊章又不可以不察更惟陛下留神

師愈又上奏曰臣聞善圖治之君凡有猷為必遵祖宗

之法度非其材畧不可以大有爲也盖念祖宗更事也詳防患也深其爲子孫之計也遠必熟慮周容俾子孫可以世守經久而無弊然後立爲法度皆有深意存焉茍未至於極弊大壞爲之子孫者未易以變更也詩人稱武王則曰繩其祖武稱成王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以武王成王之徳詩人猶以此稱之凡欲圖治之君宜如何哉惟我國家藝祖皇帝開創大業太宗皇帝混一區夏真宗皇帝撫盈成之運聖聖相承重規疊矩昭

若日月之麗天可謂盡善盡美矣逮夫仁宗皇帝嗣服膺圖嚴恭寅畏慶歴間甞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示講讀官丁度等首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考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謹言語十曰待耆老繼之以進靜退求忠正懼貴極保勇將尚儒籍議釋老重良臣廣視聽功無迹戒喜怒又繼之以明巧媚分希旨從民欲謹滿盈傷暴露兵哀鰥寡民訪屠釣臣

講遠圖術辨朋比斥諂佞與夫察小忠鑒迎合罪已為民損躬撫軍一善可求小瑕不廢抑又其次也臣竊惟仁宗皇帝之時太平極治之功比隆三代下視漢之文景亦由於此二十五事非徒言之實允蹈之也陛下光啓中興奉先思孝酌古揆今立政立事其於祖宗之法度兢兢焉惟謹誠得仁宗皇帝之用心矣更願陛下恪守之篤行之將見慶歷之盛復見於今日狂瞽之言輒瀆天聽措躬無所

趙汝愚上奏曰臣一介疎愚昨者誤蒙聖恩令權給事中職事臣伏觀祖宗之制凡天下事無巨細未有不經由門下省者其間事體重大而或者施行未當有司自宜隨事論奏然亦有事體不至重大朝廷視之雖若甚小而於一州一縣乃至一家利害休戚為甚重者有司往往視為細微不敢頻瀆天聽故雖心知其不可然亦黽勉書牘行下日積月累所損多矣臣甞讀國朝會要伏見元豐五年更定官制之初詔門下省凡中書省樞

密院文字應駮奏者若事體稍大入狀論列事小即於繳狀内改正行下若事不至大雖不足論列其間曲折難於繳狀内改正者即具進呈以應改正事送中書樞密院取旨今三省既合而為一門下省不除侍中侍郎惟給事中掌行封駮其權視前日為輕凡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既不得具奏進呈又不得從而改正頗失神祖建官之意臣愚伏望聖慈依倣元豐詔書特降睿旨今後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應駮奏者若事體稍大依舊入

狀論列外事小許具事因申中書省樞密院取旨改正庶幾大綱小紀無不具舉亦不至頻瀆天聽又臣伏見至道元年詔書樞密院自今除該機密外凡行宣命並付封駮司看詳發遣其後累聖二百餘年遵守斯制未嘗改易始因乾道九年張説在樞庭日凡所施行政令及擬進差遣多用私意不能遵守條制深懼有司舉正其失故敢肆陳臆説以便其私初畫降指揮除宣命不送門下省點勘外餘依大觀樞密院條令施行其機要

文字更不關録繼又畫降指揮今後除轉官差遣合給
降告勑及事干財賦並依舊關録外其餘係邉機及軍
政可依舊制更不關録縁此樞密院文字關送門下省
者百無一二盖甚失祖宗所以建官立法本意臣兩嘗
具奏乞遵依累朝之法特降指揮今後樞密院文字除
事干機密不關送中書門下省外其餘並遵依大觀樞
密條令施行經今累月未蒙頒降臣竊惟國家法制上
下相維非惟取便於一時正欲貽謀於萬世今陛下聖

明在上洞見微隠固若無甚害者然當念祖宗憂勤立法之意與夫後世子孫循守之計安得不為之深思長慮也臣蒙被大恩義當圖報既知此事最闗利害不敢輙避繁瀆復有奏陳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蚤賜指揮施行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上奏曰臣恭聞邇者特降睿旨令三省議設官裒集建炎紹興以来所下詔旨條列以聞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臣伏讀感歎繼以歡忭不惟仰

見陛下恢洪孝治兢兢嗣服之心又喜太上皇帝無前之蹟益以光明欲致之功將承厥志甚盛舉也臣竊惟太上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三紀之間厲精為理其發號出令所以計安元元者丁寧款密至詳至厚富哉之言史不絕書與天地之大德祖宗之傳政相為表裏是以仁術之效光被民物躋于登平然而太上皇帝未明求衣當饋遐想猶若求治而弗及者豈非德意志慮已極其誠而發諸朝廷徧於郡國則有司奉行之不虔

大吏原省之末至因循苟且莫之訓齊故尚煩焦勞之勤至于今日此風固存不可以不察臣願陛下申飭中外凡大小之臣使皆明知陛下聖孝純至寤寐家法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太上皇帝之訓庶幾盡革媮習寅恭舊章精白承休共循堯道以輔成陛下重華協帝之治天下幸甚

光宗紹熙元年吏部員外郎陳傅良上奏曰臣頃蒙恩賜對嘗奏三劄上陳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竊以為推

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實在今日誠不自意一介僭論偶契聖聰奬予備至以臣區區之愚猶以前說未畢復為陛下誦之蓋藝祖之後天命復集於壽皇聖帝爰暨陛下恭惟陛下以藝祖之子孫而修藝祖之故事此天意也不識陛下自信足以濟此歟抑自視過謙而尚疑其難歟以臣考見肇造之業其道甚易知甚易行何者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任逸而不任勞大抵懲五代叢脞之失再立朝廷以還君道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

天下理願陛下勿疑其難也臣請條一二切於當今之務者以備采擇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聞此建隆二年十月詔書也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可施行者以聞此建隆三年九月詔書也且夫中外論建非近臣面對則遠臣封事皆所以通下情裨治道也而其患不在於壅蔽而在於讒嫉令也以遠臣封事之言付知制誥則有舍人院任其責矣以近臣面對之言付尚書省則有尚書省任其責矣以為可聽者斯聽

之不可聽者勿聽則聽者無特異於衆之嫌不見聽者無見遺於上之恨是謂不以主斷廢群議而無壅蔽讒嫉之患人主所自擇毋過臺省長官耳此道豈不甚易知甚易行哉伏覩陛下踐阼以来不信近習而信外廷不聽游言而聽公論亦既深得藝祖之意矣然間者上自侍從臺諫下至百執事或臨遣郡國之臣對揚敷奏多見嘉納人人自以為得上意且行其言而章往往不下他所指揮動亦留滯廷臣惑焉且陛下不信近習不

聽游言必無壅蔽必無讒嫉或以為方崇清淨之化厭於多事而不加省或以為陛下自去冬違豫以来聖意常有不釋然者於是務自寛大而不暇省二者皆妄窺測也臣獨自思念未有以藝祖故事上徹冕旒之聽者陛下其始自令凡中外論建一以建隆詔書從事不惟君道得而朝廷正亦足以觧廷臣之惑不亦美乎由此言之若法藝祖但見其易未見其難則臣所陳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皆非偶然嘗試之説可以次第舉矣

臣不勝至願

傅良又上奏曰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為法太上皇為鑒臣竊以為是說也唯孝養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上皇徒以積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誠參酌兩朝之盛典擇其為天下後世便者無行之則可謂集大成矣臣淺陋不能盡識兩朝之意輙

以管見條上一二恭惟孝宗銳意恢復恥於苟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北伐而追懐陵廟閔念中原之志枕戈甞膽日不遑暇訓練儲峙常若臨敵此一可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引見臣工省閲章奏日了一日勿問休暇至於暮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通顯所言不酬始督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闗防之意此三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内帑之積

累數鉅萬唯是振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而不用諸己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訪其處民間利病有以便民為請隨即施行蠲除貸宥曾無留難未嘗輙怒官吏獨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法也臣以為孝宗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帝王之盛美也恭惟太上皇每事付之外庭采於公論左右便嬖絶不預政不唯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繒酒食之賜則不吝啬此一可法也

八廂羅事之人置而不用未甞以浮言危動羣臣此二可法也行都守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為之不以交結不以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沿邉帥守不以為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駮臺諫論列雖累上進終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臣甞謂太上皇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之盛美也陛下誠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寛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

臣所謂集大成者以此盖舉偏而補其弊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安分取捨以惑聖聰敢昧死一言唯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法祖

宋光宗時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劉光祖上聖範劄子曰臣猥以虛庸待罪冊府伏見陛下引見羣臣若內若外各極所對不倦聽納臣於此時獲望清光雖欲竭其愚衷補報萬一而智慮踈短自度無以動悟淵聽使

之收拾細故瑣瑣條列又非臣事君之本心臣竊惟朝廷法度無出祖宗太祖創業垂統太宗混一守成規模深遠成憲具在臣嘗一二掇其故事伏而思之皆國家之宏圖天下之大慮臣謹隨事類次分為十節名曰兩朝聖範首之以治兵之法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存亡之地不可以不思也國家二百餘年而將才絶少故次之以任將之道宰相者無所不統任社稷之憂者也於是以祖宗選任大臣次之選任大臣莫先於精擇侍從

於是以祖宗除用侍從次之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各有其宜祖宗之時兩盡其用故又次之以才能之任人才之在天下初不乏也顧所以振作之選用之為如何耳故又次之以取人之方若夫愛惜名器甄别流品祖宗所以垂法度者如此賞不輕用罰不茍貸祖宗所以示勸懲者如此過則使諫事必先議祖宗所以達下情者如此是三者各為一條至於防微杜漸鑒前代之失塞禍亂之原凡祖宗之為萬世慮者臣則以是而終

其說臣仰惟陛下臨御已二十年惟盛德故能孝惟不息故能勤惟寡欲故能儉惟無私故能斷是以天人和同朝野少事陛下修身於九重之中湯之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也然傅說之告高宗必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每念之今陛下之學至於進修之久其心日純而其迹不見可謂至矣顧為治當有所法祖宗埀範近而易攷創守之際思之甚精傅說監于先王之言誠當今之要務也臣愚不佞

初無千慮之一得可以仰裨聰明所有兩朝聖範謹繕
寫上進致臣惓惓
聖範一　臣觀國家得天下不以兵而守天下以兵
盖其親見五代之禍皆生於兵建都大梁非有四
塞之固則其勢不得不恃兵以為守太祖皇帝聰
明聖武未嘗以私怒殺戮一人至於御兵紀律最
嚴曾不少貸建隆元年荆罕儒與北漢戰于京土
原罕儒戰没太祖戮當時之不用命者㸃二將斬

其部下大校二十九人二年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史閱所部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汰之於是初置剩員以處退卒又詔釋周朝鎮州諸縣弓箭手千四百輩以為徒費調給實不足賴此非身親戎行深曉軍事不能如此決擇之明也三年令搜索諸軍亡賴不逞者悉配海島姦猾斂迹是歲大閱西郊因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去其冗弱又親校其擊

刺騎射之藝今悉為精銳之兵則太祖之於兵其簡練至矣甞選御馬直三十人隷郭進麾下與北漢接戰進以其退怯斬十餘人以聞太祖潛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禀令戮之是也乾德三年雄武卒於都下掠人子女即命捕斬百餘人京城以安四年親閱殿前諸軍武藝不中選者三百餘人悉補外職五年索殿前承旨不逞者百二十六人分配河東諸州開寳四年川班殿直

撾鼓訴郊賞不得比御馬直太祖怒使人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斬四十餘人餘悉配他軍遂廢其班時内臣李承進逮事後唐太祖因問以莊宗英武何享國不久也承進對以御軍無法威令不行賞賚無節所致太祖為之撫髀而嘆曰以兹臨御誠為兒戲也夫太祖豈獨於此少恩哉竭民以養兵恃兵以為國而軍政不立秪以召亂臣甞觀開寳末年親征太原諸班衛士扣

頭爭奮願出死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詎忍驅汝曹蹈必死之地乎皆感泣再拜然則太祖豈無故而戮人者哉後之言兵必以太祖為法則其明識深計不可以不察也

聖範二　臣觀本朝名臣不少而將才最乏德業之佐過於漢唐爪牙之士不及前代雖以太祖創業之功其將帥之可稱者蓋無幾也然而任將之道

則無加於太祖何以言之方太祖之得天下也內之禁旅則以太宗為殿前都虞候以掌之建隆二年太宗行開封尹太祖謂殿前衛士如虎狼者不下萬人非張瓊不能統制於是始自都頭擢瓊為殿前都虞候乾德元年瓊死以楊義為之一日義暴疾失音太祖幸其第賜錢二百萬命義掌軍如故義雖不能言指顧之間衆皆稟令軍政肅然然則太祖之知人也亦異矣然自韓重贇罷而殿前

都指揮使閼者凡六年乃以命義義時為殿前都虞候十一年矣權侍衛步軍司事王繼勳恃恩驕恣奪其軍職命杜審瓊代之審瓊卒党進代之其不輕於委任蓋如此也外之守邊則李漢超在關南馬仁瑀在瀛州韓令坤在常山賀惟忠在易州何繼筠在棣州以拒北敵郭進守西山武守琪守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筠守昭義以禦北漢趙贊屯延州姚内斌屯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升

屯原州馮繼業屯靈武以備西戎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餘年以至二十年不易也其專兵伐國則獨得曹彬一人以匣劍授彬而潘美等不敢仰視然彬之伐江南也許以使相為賞及還則曰汝為使相品位已極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朕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王全彬伐蜀之後先黜其功既克金陵而後語之曰朕頃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持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以克

金陵還鄉節鉞其為駕馭之略非英主不能也至於得將帥之死力則如觧所服真珠盤龍衣以賜董遵誨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為嫌也為郭進治第視親王公主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二人聞之感極涕下夫太祖之任用將帥大略如此此其所以削平僭叛折衝禦侮而無安得頗牧之嘆也

聖範三　臣觀自古興王之君必有輔弼之臣起而

為之謀太祖皇帝神武英略運天下有餘智既受周禪即其舊相范質等而用之不少疑焉盖前古未之有也質等練習朝廷故事沈厚精審太祖初得大器則與之共持而守之人心不驚天下自定質相踰年奏疏曰宰相者以舉賢為本職以掩善為不忠呂餘慶趙普富有時才精通治道每因款接備見公忠是宜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太祖嘉納其言後二年質等罷政遂相趙普於是大謀大慮

普得絫之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每勸以讀書普由是手不釋卷君臣之間講學求治汲汲如此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為已任故太祖嘗叱雷德驤曰鼎尚有耳趙普吾之社稷臣也其後凡再相太宗一日奏疏薦張齊賢曰防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諂諛之輩即今同僚共事無非謹畏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張齊賢頃年特受聖

知升於密地公私識者咸謂當才歲月未多出為
外任向来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
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齊賢如當
重委必立殊功於是太宗復召齊賢為樞密副使
普之識慮深切蓋如此也當普之再相也與呂蒙
正並命而蒙正質厚寛簡不為黨比遇事敢言普
甚推許之蒙正亦凡再相太宗太宗甞欲選人使
朔方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

所選對復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太宗怒投其奏於地曰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乃搢笏俛而拾其書徐懐之而下太宗退謂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已而卒用其人號為稱職方是時也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蒙正後罷遂相呂端端持重識大體方奏事時同列多異議太宗一日内出手札曰自今

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奏聞其後真宗之立不為王繼恩等所變則端之力也夫祖宗時宰相之任遇如此然趙普自樞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為其親屬求恩澤蒙正與端清淨寡欲號稱賢相當時無譏後世不議君臣之美兩盡其極此足以為法也

聖範四　臣嘗論國家欲宰輔得其人必自擇侍從始左右皆正人也就而選焉其得之必多左右皆

非正人也就而選焉其所獲可知也已臣觀太祖一日謂宰輔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者處之范質以為清介謹厚無若竇儀者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劉温叟為中丞者十二年太祖難其代温叟卒於官太祖曰必得純厚如温叟者乃可命也先是有張去華者自訴久次欲與知制誥張澹較其詞文之優劣澹雖黜而去華自是凡十六年不遷梁周翰頗有文辭太祖欲

用為知制誥周翰微聞之遽上表謝太祖復薄其人不與也至於太宗擢用侍從得人最多賓偁為開封府判官面折賈琰之詖太宗為之不樂而罷酒及即位思偁召為樞密直學士已而大用之曰以卿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也一日用李穆吕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張齊賢簽書樞密院事穆等入對太宗謂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

嚴肅故兹奬擢蓋推公也當是時也左拾遺王化基抗疏自薦太宗覽之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因曰李沆宋湜皆佳士即命中書併化基召試並以為知制誥焉甞謂左右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每命一詞臣則必咨訪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甞詔諸王府僚各獻所為文閲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或以畢士安對曰正合朕心遂令掌制

也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為學士太宗惡其
躁競終不使居内職出知濠州而以畢士安為之
執政言張洎文學久次不在士安下太宗曰第德
行不及耳執政乃退後又嘗欲召和㠓為之已而
曰㠓𥅂子眊眊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
後乃使錢若水為之寇凖嘗以直史館承詔極言
北邊利害太宗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凖當授
何官宰相請用為開封府推官太宗曰此官豈所

以待準耶復請用為樞密直學士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準尋大用呂端自以前事秦王又事許王皆有罪當黜太宗曰朕自知卿已而亦用為樞密直學士端尋復大用又召向敏中於廣南一日御飛白書敏中及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乃並以為樞密直學士然則祖宗選用從臣可為後法而太宗之際盛矣蓋至於真宗仁宗時宰輔多有拔擢之餘也

聖範五　臣又嘗論人才不可以一偏取優於德行則為賢優於才智則為能國家兼收而並蓄之無遺才無廢事然後為御之得其術也臣觀太祖器使才能之士皆足以鼓舞而興起之侯陟為寃句令以清幹聞即擢左拾遺知縣事其後又命陟監本縣屯兵未浹日又命為淮南轉運使周渭者為白馬縣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太祖奇其才擢右賛善大夫知永濟縣而符彦卿憚之初下興

州渭通判州事斬一軍校戍卒不敢肆太祖壯之詔嘉奬焉方是時也蜀平未幾太祖命安守忠者撫和漢中復自漢中命為廣漢刺史太祖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自律己汝見當效其為人又命辛仲甫權知彭州謂之曰蜀土始平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也後將用兵於嶺南以王明為荊湖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廣南轉運事嶺道險絶兵食給足每下郡邑收其版籍固守帑廪參

預軍畫師以有功太祖嘉之自右補闕擢為祕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其後問宰相趙普曰儒臣中有武幹者何人普以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為西川兵馬都監召見謂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為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牧也因謂普曰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先是考功郎中段思恭嘗有功眉州太祖召思恭赴闕乃詔之曰馮繼業言靈州

非藩帥主之戎人不服意謂非我它人不能治也
汝能治之乎思恭曰謹奉詔太祖壯之復謂曰唐
李靖郭子儀皆出儒生立大功豈於我朝獨無人
耶思恭既視事悉心撫綏夷落安静周訪利病多
有條奏甚得吏民之情以是觀之太祖可謂明於
知人善於任使矣有李符者知歸州見轉運司置
制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太祖嘉之秩滿歸闕即
命符知京西轉運事且書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八

字以賜之令揭於大旗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事其四十八事皆施行之復著于令又有梁夢昇者知德州繩刺史以法刺史以事告太祖親信史珪者圖去之珪悉記于紙伺便而言太祖一日從容言邇来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令之文臣亦不必皆善因探囊中所記以進曰秖如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太祖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取所記

紙召一黄門令齎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曰與左贊善大夫仍知徳州而珪乃不敢言范質之子旻先知邕州甚有治效其後太祖令管當淮南諸州并淮北徐海沂等州水陸計度轉運公事謂旻曰朕委卿以方面凡除去民隠漕輦軍儲悉許便宜從事不用一一中覆也許仲宣亦太祖時所用者也至太宗時王師征交州周渭仲宣並為轉運使有敗卒奔還掠民財物渭

捕而戮之後至者悉令觧甲以入而仲宣便宜班師不竢報詔嘉奬之凡太宗之委用能臣悉本太祖用范旻知兩浙諸州以李符知開封府以辛仲甫知益州當是時也陳恕奏三司姦弊即擢恕與侯陟王明同判三司則太宗之所用多太祖之人也又有如李維清者王濟者任中正者皆公平辦職而梛開等以文臣知兵換秩赴功夫祖宗之用人如此率皆精强幹治忠實不欺蓋非憸巧之徒

行險而僥倖是以事立而民安也

聖範六　臣甞伏思天下之事變無窮而人才為有限每不足以給天下無窮之事變此古今之所通患也然而嚴為之法不若廓為之途譬之水焉壅則腐敗決則疏達臣觀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者各舉堪為賔佐令録一人聽其内舉而坐以失舉之罪乾徳二年又詔制舉三科不限内外職官前資見任布

衣黃衣並許直詣閤門聽其自薦是歲又詔吏部南曹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取其歷任有課績無闕失而其人才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量才甄奬盖太祖慮失銓衡之職止憑資歷而英俊或沈於下僚故也五年又詔諸道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各舉部内才識優長徳行尤異者二人防禦團練刺史各舉一人當是時也太祖親試取士抑權貴之僥倖開孤平之進取是以太宗即

位之始思欲廣振淹滯則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於是進士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而甲乙之科悉為監郡宰相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而太宗不之顧也蒙正等辭又特召令升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由此觀之祖宗創守之初思得多士布列中外其選拔蓋如此也其後太宗或詔從臣或詔監司或詔州牧

或詔四品或詔五品各令舉人嘗謂宰相曰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為益無限嘗詔李昉楊徽之等十一人舉三司判官及轉運使各一人又詔蘇易簡陳恕魏庠寇凖趙昌言等各舉堪任京官二人又詔左司諫呂文仲等九十七人各舉五千戸以上縣令二人當是時民務豐庶天下少事太宗聽政之暇悉索兩省兩

制清望官名籍閲朝士有徳望者悉令舉官他日又謂吕蒙正等曰求賢之要莫若責之舉主因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他日有司奏諸州闕官五十餘員又詔尚書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舉亷恪有吏幹者各一人補之因謂宰相曰卿等職在掄才今令朝臣舉官已為逐末茍更不擇舉主何以得人至哉斯言可謂得取人之要矣王禹偁羅處約皆東南一縣令耳

聞其名並召而試之擢為直史館錢若水同州推官耳聞其事亦召而試之又擢為直史館夫太宗之選用庶僚也皆引對而觀之時加超擢焉然又慮其矯飾冒進也則復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而進退之故嘗與呂蒙正言曰治世無事人才難知蒙正對曰迭試事任則能否洞分人之善惡終不能掩久則彌著苟暫聞善惡或涉愛憎恐悞任使故必久而察之則賞罰無濫太宗善之以是而觀

則當時羅網天下之士取之若易而試之則精夫太宗之作人非特為一時之用也自是皆砥礪洗濯彬彬輩出矣

聖範七　臣聞名器不可以妄假而流品不可以私狥毋為之漸其勢將長毋為之基其事將成是以祖宗於紀綱法度維持之際不敢少壞其隄防者所以為後世慮也臣觀太祖皇帝開寳中詔流外選人經十考當入令録者必引對乃得注擬至於

驅使散官伎術之流資考雖多不在注擬之限其後教坊使衛德仁以老請外官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太祖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太祖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太祖一言而世守以為法太宗皇帝時有陳舜封者父為伶官以罪黥流後舜封舉進士及第為縣主簿轉運使言其通習法律宰相以廷評授之因奏事

言辭捷給舉止類俳優太宗問誰之子也舜封自言其父太宗曰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蓋宰相不為國家澄汰流品於是遂以為殿直也先是中書吏有以舉學究及第者已而太宗知之令追奪所授勅牒勒歸本局謂侍臣曰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因下詔禁絶之至道二年中外官以郊祀當進秩有白州刺史錢昱者始自吳越歸朝自陳嘗習文藝求改秩除祕書監後遷工部

侍郎已而連試郡無善政至是太宗謂宰相曰錢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郎乃以為郢州團練使於是宰臣等言覃慶推恩南北省及憲官不可以它官循資遷授惟登進士第有文學者可膺是選也又詔伎術官見任京官者自今遇慶澤但加勲階不得擬常參官而諸科登第者所選官亦不得與進士比其嚴如此初五品以上官任子皆攝太祝太宗謂宰相曰膏粱之族子孫任者多至四

五人而覃慶之際中書又皆授以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不下數年遂通朝籍此其弊政亟宜革之詔自今止賜同學究出身準法選集當是時也國家甚强中外和樂優恩濫秩未甚有害而太宗聰明守太祖之遺意君臣之間講求裁節不以天下之私情輕壞國家之公器然則朝廷之上所宜推此類以行之塞僥倖之門開公正之路而誰敢不聽也

聖範八　臣甞論人臣食君之禄任君之事因事而有勞則人臣所當然之分也食君之禄任君之事因事而有罪則所不當然之分也分之所當然何賞之可幸分之所不當然何罰之可貸臣觀祖宗之用賞罰也非可勸之功則不賞非可議之罪則不貸臣甞攷之建隆二年導閔水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命右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督丁夫數萬以治之浚五丈渠自都城

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命給事中劉載督丁夫三萬以治之又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架流于汴東匯于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此三役者史不書其賞也後數月又命承昭塞衛滑決河役成賜錢三十萬不聞賞其官也乾德元年又命承昭鑿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以習水戰二年又命承昭鑿渠自長社引潩水至京合

閔河閔河之漕益通四年河決滑州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斌馬步軍都頭王廷乂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開寶元年增修京城又詔王廷乂護其役凡此數役者史不書其賞也是歲大內營繕俱畢亦不書其賞也五年河大決澶州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塞之命蔡州團練使曹翰往督其事未幾河所決皆塞亦不書其賞也太祖時征伐諸國兵器精甚後世莫及也當是時獨委一魏

丕掌之自初即位授丕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始遷正使至開寶末仍典作坊而始以丕領代州刺史也然則太祖時人臣盡瘁事功如此而賞不可妄得非太祖寡恩也人臣分之所當然而一一賞之則人心惟有幸賞耳將皆以奔競得之而賞不足以勸矣至其用罰也臣又嘗考之建隆二年内酒坊火工徒突入三司太祖怒以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岩縱其下為盜並棄市館陶

民訴括田不實本縣令程迪決杖流海島而給事中常準括田使也奪兩官免之謫本縣令李瑶以括田受贓而右賛善大夫申文緯受詔按田不之察瑶杖死文緯除籍為民也二年右衛率府率薛勲掌常盈倉受民租槩量重詔免勲官流徙之當是時也在官犯贓者雖去官已乆而事覺猶坐非太祖深於用法也人臣分之所不當然而一一貸之則人心惟有幸免耳將皆貪暴殘民而罰不足

以懲矣在太宗時其用賞罰也亦然淳化元年採訪使言知白州蔣元振清苦勵節民便其政秩滿遞轉運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太宗嘉嘆乆之詔賜元振絹三十匹米五十石而已又言知須城縣姚益恭不施鞭朴境内大治民數千人三遞轉運使乞留惟恐其去亦賜絹三十匹粟二十石耳當是時以勞增秩者鮮矣至殿直李諤坐監牧許州盜官菽一百五十石馬死者千五百疋則械送

闕下并內侍梁守忠及主吏三人悉斬于市太宗之懲贓吏也未嘗少貸少府監請配役人郭晃等九輩昔任京朝官㑹赦當叙太宗曰晃等贓吏不可復齒仕籍止令釋遣之吏部選人以郊赦免選悉集京師太宗曰並放選則負罪者幸矣無罪者何以旌勸乃令經停殿之官守常選也夫太祖太宗以賞功罰罪為政令之紀綱是以賞行而人知勸罰行而人知懼雖其後累聖相承率本忠厚然

而賞必加有功罰不失有罪雖重輕不同而其歸一也

聖範九　臣聞天子者當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口使言以天下之心使思然後利害畢達休戚畢陳善善惡惡是是非非然後可以不亂太祖皇帝神聖豁達不自掩蓋初詔五日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寃濫百姓疾苦咸許采訪以聞仍須

直言其事不在廣有牽引或事關急切則許非時詣閤上章此建隆三年詔也乾德四年又詔曰國家選用時才參掌邦計貨泉所聚職任尤繁所冀得人俾各陳力雖思不出位勿侵官局之權而知無不為共濟公家之務或綱條有所未正利害有所未明正期開善以相規安可不言而自守自今三司使所行事或未當本判官並應執諮所執理明而三司使不從則許面奏或事有已經敷奏獲

旨施行而未通便亦許指陳若本判官避事不言許它部判官及逐路轉運使直具利害聞奏其或因而更改頗協便益並充課績若明知利害循嘿不言則殿罰隨之由是觀之太祖皇帝時直言得失不為訕上明辯是非不為侵官所以盡事理而究下情也至太宗皇帝在位田錫以進諫為已任太宗以納諫為盛德方錫為盧多遜所不悅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也因入辭進封事論軍國要

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賜詔答之且云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替其後復自相州上疏言方今莞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㫖稍頻復有未喻聖意之事三奏請可行之事二其後又自睦州上疏曰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初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陛下有拾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又曰加以時久升

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謂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又曰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久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其後入為知制誥復奏疏論邊事曰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又曰前年出師命曹彬以

下欲取幽州是矣利用賀令圖之輩惑悮聖聰陳畫謀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去年招致義軍劄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預聞今宰臣普三入中書再出藩鎮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機畫此乃國家大體君父至公又曰以臣所見小小公事不勞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務

帝王之大體也錫前後所陳深切載在史冊足以彰太宗受言之美方是時也太宗以補闕拾遺時多循嘿失建官本意於是改為左右司諫左右正言俾職業之是修期名實之相副其後右正言謝泌數奏章論時政得失太宗嘉其忠藎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

不亂太宗動容久之夫祖宗聖德豈羣臣之敢窺而其樂受忠諫無一善之不録然則舍己從人固堯舜之所以為大也

聖範十　臣嘗謂自古禍亂之萌有三而宗社之本有一强臣擅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前古禍亂之萌也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一者宗社之本也祖宗時窒其萌而培其本臣請得歷言之太祖皇帝既誅李筠等一日召趙普問曰天下自

唐季以来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鬬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各典禁衛普乘間數言之請授以它職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

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亂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太祖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喻以安危禍福之理明日皆稱疾請罷於是乃漸消藩方之權收其精兵聚之京師國家二百餘年無强臣擅兵之禍者由制之得其道故也杜太后聰明有智度每與太祖參決大政杜審瓊太后之兄也與其弟審肇審進家于常山太后無恙時審瓊嘗入見

置酒萬歲殿上太祖與太宗以元舅故皆捧觴列拜稱壽其尊禮不過如此而已昭憲升祔且一年始悉召赴闕皆命為大將軍然並致仕賜第京師其後特命審瓊代王繼勳軍職耳未嘗及以政也國家二百餘年無外戚預政之禍者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太祖時左右内臣不過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中事或不得已銜命而出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又詔年三十以上聽養一子

所以裁之者至矣至太宗時王繼恩以平賊之功中書議欲以為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懇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太宗怒深責宰相因别建宣政使名以授之先是通進銀臺司隷樞密院凡内外覆奏文字必關二司然後奏御外則内官及樞密吏掌之内則尚書内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莫得而糾察也

太宗始詔宣徽北院廳事為通進銀臺司命向敏中張詠同知二司公事然則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常侍用事之漸又如此也三者皆自古禍亂之萌而太祖太宗深思遠慮逆塞其原至於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又足為萬世之法且太祖藏誓書於金匱之事非漢唐之君所能及也至於太宗初置皇子侍讀其後又為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以王適姚坦邢昺等十人為

之嘗謂宰相曰近有人上章言及儲貳者國家宗祀豈不在心朕於諸子常加訓勵今寮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並朕親選不欲令姦憸佞人在左右更待三五年後各漸成長朕於處馭必使得宜也其後以壽王為皇太子喬維嶽楊礪為諭德楊徽之畢士安為庶子李至李沆為賓客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焉京師之人見太子者皆喜躍曰真社稷之

主也夫祖宗知天下之本在此察天下之禍在彼

是以防微杜漸深計而極慮之也

蔡戡上奏曰臣聞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皆曰允執厥中

書賛舜曰重華協于帝賛禹亦曰祗承于帝堯舜之所

傳舜禹之所承莫非一道故堯舜為五帝之盛帝大禹

為三王之顯王後聖有作不可企及恭惟高宗皇帝茂

建中興勤勞三紀親以天下授之壽皇聖帝壽皇嗣守

丕基勵精二十有七年親以天下傳之陛下陛下父子

相繼揖遜相承又非堯舜禹所能比擬亘古未有可謂盛矣三聖授受之際心傳之妙愚臣不可得而聞竊讀隆興詔書有曰凡今日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乃知壽皇動以高宗為法然則壽皇之治又陛下之所當取法也壽皇誠心愛民出於懇惻凡有水旱尤軫聖懷如拯焚拯溺唯恐或後不吝倉廩府庫以賑濟之勤卹民隐視之如傷此壽皇之仁也壽皇奉事北宫孝敬曲盡朝以五日歲時躬率百寮親奉玉巵上千

萬壽以侈大慶自奉甚薄極天下以為養猶懼不至此
壽皇之孝也壽皇勵精為治每日視朝未嘗暫廢親覽
章牘朝奏夕報不時宣召儒臣講論經理詢訪治道此
壽皇之勤也壽皇以儉約先天下在位日久宮室苑囿
無所增益飲膳服御悉從裁損知天下之賦租乃生民
之膏血未嘗妄費濫予此壽皇之儉也壽皇遴選將帥
分任邉閫講明軍政簡練師徒蜀道地最重去朝廷最
遠尤切西顧曩嘗闕師亟命大臣鎮撫之責以近期星

馳而往所以修武備重邊寄者如此壽皇待遇臣鄰黜陟有序進退有禮縱有顯罪必待人言洊至然後譴斥與衆共之示天下以至公所以勸臣下勵風節者如此壽皇奬借言者導之使諫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壽皇不憚舍己而從之所以廣言路振紀綱者如此壽皇愛惜名器不以假人凡有除授未合公論給舍繳駁無不聽從所以吝爵賞抑僥倖者如此壽皇聖政載之簡牘播之天下不可具舉此數者其大要也臣願陛

下深念壽皇付託之重凡事親修身立政用人一以壽皇為法則三聖之治如出一轍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於舜禹有光矣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戡又上奏曰臣聞事有見於載籍者不若傳聞之詳得於傳聞者不若親見之審祖宗之政布在圖史斑斑可考然未若孝宗之治陛下之所親見孝宗聖政天下能誦之難以悉舉凡事親修身立政用人皆可為萬世子孫家法陛下嗣守丕基遵奉成憲罔敢墜失孝宗所以

貽厥孫謀陛下所以繩其祖武者可謂兩得之矣太上皇帝在位未久率循舊章然髙世之行有二自古甚盛德之主鮮能及之太上馭下以嚴未嘗假以詞色凡有小過必加譴逐人人重足而立不敢撓法干政紀綱整肅中外清明此太上之義德也太上聖度包荒容受直諫雖犯顏逆指自敵己以下不能堪者太上怡然受之不以為忤未嘗罪一言者此太上之容德也二者可為法於萬世抑又陛下之所親見臣願陛下動法孝宗至

如太上皇帝馭下納諫之美尤當守而勿失則三聖之治如出一轍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於祖宗有光矣實惟宗社無疆之休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繩祖武以受天祜者武王之繼於文也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公旦之忠於周也高宗之命傅說曰迪我高后以康兆民仲尼告之曾子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何祖宗之皆可法而子孫之不敢忘哉盖祖宗所以立業子孫所以守成立業者須備

於三理四維守成者亦須備於三理四維故也夫道不足以御天下之衆豈能得天下哉德不足以一天下之心豈能服天下哉仁不足以博天下之施豈能安天下哉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此之謂三理然後行之以乾健柔之以坤順鼓之以震勇和之以咸感此之謂四維理以理之維以維之乃能立萬世子孫帝王之業也或者以平亂右武持盈右文攻守非一途動盪有萬變執陳迹以調政者猶膠柱而調弦拘舊章而求治者如刻舟

而求紉將致弦不可調紉不可求而勞心無益也臣竊以為不然臣之所言者理也彼之所知者事也自萬事之殊而歸乎一理之同豈有不合者哉我聖朝太祖之立業也英雄入彀俊乂圖功駕福氣以長驅燦天光而下照强梁之子噤氣呑聲悖逆之徒糜軀碎首禮以定慶賞義以制刑罰慶賞以厲功能刑罰以加非辟上順天時下協人欲凡此皆志於道也金行既墜水運方来冠一家天子之先王應四海人民之嘉會風塵未息雨

露常濡已服者返舊業而安居未服者不得已而致討凡此皆據於徳也䄂攜三尺力拯群生奮遐方沙漠之龍庭居歴世帝王之封域雖未暇並襲其禮樂然莫非暗運於權衡貽厥孫謀面稽天若凡此皆依於仁也而又不遑啓居居甞戒飭握乾符而大有總師衆以同人巽巽夔夔兢兢戰戰豈非健乎達宜處事捨已從人不先事以啓後悔之門不後時以虧先見之哲豈非順乎果於濟世信於立言符契有結繩之淳風戈甲有無敵

之利用豈非勇乎恩波旁溢化日高明方其道行也聖心開江北之區及祚盛也神孫定江南之地七八九六無思不服億兆三千惟時各遂豈非感乎伏望陛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保太平之廣業覽聖祖之宏規布于方維宣昭令典頒諸史舘庸播皇風移向時平亂之端為今日守成之具以極天下之望以盡陛下之孝不亦可乎道以修身德以御世仁以撫民健以遷善順以理性勇以改過咸以結人三理理乎内四維維乎外宗廟

常享其祭陛下常奉其祀卿士常守其職小民常託其庇非但適追来孝亦所以垂裕後昆也

仁宗皇慶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劉敏中上奏曰臣某等言蓋聞人臣以報國為忠効忠以進言為先況臣等以衰暮之年遭逢聖運首膺寵召過荷異恩不有一言將何以報竊惟天育萬物不能自理付之天子天子理萬物不能獨為付之中書中書所以行天子之令而裁理萬物者也其事權不可不專猶慮有缺焉於是置御史

臺執憲以繩之繩之者所以成之也其紀綱不可不振
苟中書之事權不分憲臺之紀綱不沮天下無難事矣
故聖王無為無為者得其要也其要柰何省臺是巳臣
等前陳八事既嘗言之矣欽惟皇帝陛下聰明知睿出
于生知寛仁慈愛發乎至性爰自潛邸至踐東闈再剪
巨姦一匡宗社其規摹注措固已有在矣即位之日遵
述世祖皇帝成憲頒降明詔播告天下丁寧切至聞者
感動其於利民去弊之道至矣盡矣至謂除樞密院御

史臺徽政院宣政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啓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元三十年巳後諸衙門改陞剏設并多餘員數非世祖皇帝之制者從省臺分揀減併降罷詳此二條聖意之所以假權中書畀重憲臺者昭然可見何者急於圖治耳是以中外拭目欣覩太平然臣等愚謬過計猶有不得不冒罪為陛下言者夫欲得而患失與喜而奪悲人情之所同也今當分揀減降之始其患失而悲奪者為不少矣

慮或萋斐之言伺便而入浸潤膚受謗歸省臺倘省臺一摇政本隨易必至上煩聖慮下紊諸司在於遠圖所繫甚大伏願陛下弘乾坤之量廓日月之明謹更始之方守已頒之制提綱挈要確然不移使微漸之萌宻遏潛弭如此事權自一紀綱自振庶政萬幾不勞而理陛下雍容高拱坐撫至治享萬斯年無為之樂臣等之願也干冒天威不勝恐懼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